

名家经典

Celebrity
Classics



现代文学经典
Modern Literature Classics

孙犁

孙犁散文

Sun Li's Proses



河南文艺出版社

Sun Li's Proses

我倾吐了心中的郁结,倾注了真诚的感情,说出了真心的话

孙犁散文

孙犁

孙犁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犁散文/孙犁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3.1

(现代文学经典·名家经典)

ISBN 978-7-80765-648-7

I. ①孙… II. ①孙… III. ①散文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9476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197 000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投宿	1
相片	3
张秋阁	5
采蒲台的苇	10
家庭	12
齐满花	17
清明随笔	
——忆邵子南同志	22
黄鹂	
——病期琐事	30
石子	
——病期琐事	34
某村旧事	39

远的怀念	46
保定旧事	50
在阜平	
——《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	58
服装的故事	64
童年漫忆	69
听说书	69
第一个借给我《红楼梦》的人	72
悼画家马达	76
平原的觉醒	82
文字生涯	87
吃粥有感	94
删去的文字	97
书的梦	102
致铁凝信（二封）	109
乡里旧闻（十八章）	113
度春荒	113
村长	115
凤池叔	117
干巴	120
木匠的女儿	123
老刁	128
菜虎	130

光棍	133
瞎周	136
楞起叔	140
根雨叔	142
玉华婶	145
秋喜叔	148
疤增叔	150
大嘴哥	152
大根	155
刁叔	158
老焕叔	161
成活的树苗	165
同口旧事	
——《琴和箫》代序	168
芸斋琐谈（九章）	178
谈妒	178
谈才	181
谈名	183
谈谏	185
谈谅	187
谈忘	190
谈师	192
谈友	197

听朗诵	199
新年悬旧照	202
报纸的故事	204
亡人逸事	209
谈美	215
《贾平凹散文集》序	225
《尺泽集》后记	228
母亲的记忆	230
青春余梦	232
火炉	235
住房的故事	237
猫鼠的故事	240
夜晚的故事	244
包袱皮儿	248
昆虫的故事	251
父亲的记忆	254
鞋的故事	257
谈作家素质	262
散文的虚与实	271
木棍儿	276
鸡叫	279
黄叶	282

菜花	285
吃菜根	288
楼居随笔	290
观垂柳	290
观藤萝	291
听乡音	293
听风声	294
觅哲生	296
庸庐闲话	298
我的起步	298
我的戒条	299
我的自我宣传	299
我最佩服的人	300
我与官场	301
我的仗义	303
残瓷人	307
我的绿色书	310

投宿

春天，天晚了，我来到一个村庄，到一个熟人家去住宿。走进院里，看见北窗前那棵梨树，和东北墙角石台上几只瓦花盆里的迎春、番石榴、月季花的叶子越发新鲜了。

我正在院里张望，主人出来招呼我，还是那个宽脸庞黑胡须，满脸红光充满希望的老人。我向他说明来意，并且说：

“我还是住那间南房吧！”

“不要住它了，”老人笑着说，“那里已经堆放家具和柴草，这一次，让你住间好房吧！”

他从腰间掏出了钥匙，开了西房的门。这间房我也熟悉，门框上的红对联“白玉种蓝田百年和好”，还看得清楚。

我问：

“媳妇呢，住娘家去了？”

“不，去学习，我那孩子去年升了连长，来家一次，接了她出

去。孩子们愿意向上,我是不好阻挡的。”老人大声地骄傲地说。

我向他恭喜。他照料着我安置好东西,问我晚饭吃过没有。我告诉他:一切用不着费心。他就告辞出去了。

我点着那留在桌子上的半截红蜡烛,屋子里更是耀眼。墙上的粉纸白得发光,两只红油箱叠放在一起,箱上装饰着年轻夫妇的热烈爱情的白蛇盗灵芝草的故事,墙上挂着麒麟送子的中堂和撒金的对联,红漆门楣上是高大的立镜,镜上遮着垂缨子的蓝花布巾。

我躺在炕上吸着烟,让奔跑一整天的身体恢复精力。想到原是冬天的夜晚,两个爱慕的娇憨的少年人走进屋里来;第二年秋季,侵略者来了,少年的丈夫推开身边的一个走了,没有回顾。

两年前,我住在这里,也曾见过那个少妇。是年岁小的缘故还是生得矮小一些,但身体发育得很匀称,微微黑色的脸,低垂着眼睛。除去做饭或是洗衣服,她不常出来,对我尤其生疏,从跟前走过,脚步紧迈着,斜转着脸,用右手抚摸着那长长的柔软的头发的。

那时候,虽是丈夫去打仗了,我看她对针线还是有兴趣的,有时候女孩子们来找她出去,她常常拿出一两件绣花的样子给她们看。

然而她现在出去了,扔下那些绣花布……她的生活该是怎样地变化着呢?

(一九四一年)

相片

正月里我常替抗属写信。那些青年妇女总是在口袋里带来一个信封两张信纸。如果她们是有孩子的，就拿在孩子的手里。信封信纸使用起来并不方便，多半是她们剪鞋样或是糊窗户剩下来的纸，亲手折叠成的。可是她们看得非常珍贵，非叫我使这个写不可。

这是因为觉得只有这样，才真正完全地表达了她们的心意。

那天，一个远房嫂子来叫我写信给她的丈夫。信封信纸以外，还有一个小小的相片。

这是她的照片，可是一张旧的、残破了的照片。照片上的光线那么暗，在一旁还有半个“验讫”字样的戳记。我看了看照片，又望了望她，为什么这样一个活泼好笑的人，照出相来，竟这么呆板阴沉！我说：

“这相片照得不像！”

她斜坐在炕沿上笑着说：

“比我年轻？那是我二十一岁上照的！”

“不是年轻，是比你现在还老！”

“你是说哭丧着脸？”她嘻嘻地笑了，“那是敌人在的时候照的，心里害怕得不行，哪里还顾得笑！那时候，几千几万的人都照了相，在那些相片里拣不出一个有笑模样的来！”

她这是从敌人发的“良民证”上撕下来的相片。敌人败退了，老百姓焚毁了代表一个艰难时代的“良民证”，为了忌讳，撕下了自己的照片。

“可是，”我好奇地问，“你不会另照一张给他寄去吗？”

“就给他寄这个去！”她郑重地说，“叫他看一看，有敌人在，我们在家里受的什么苦楚，是什么容影！你看这里！”

她过来指着相片角上的一点白光：“这是敌人的刺刀，我们哆里哆嗦在那里照相，他们站在后面拿枪刺逼着哩！”

“叫他看看这个！”她退回去，又抬高声音说，“叫他坚决勇敢地打仗，保护着老百姓，打退蒋介石的进攻，那样受苦受难的日子，再也不要来了！现在自由幸福的生活，永远过下去吧！”

这就是一个青年妇女，在新年正月，给她那在前方炮火里打仗的丈夫的信的主要内容。如果人类的德性能够比较，我觉得只有这种崇高的心意，才能和那为人民的战士的英雄气概相当。

(一九四七年二月)

张秋阁

一九四七年春天，冀中区的党组织号召发动大生产运动，各村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

一过了正月十五，街上的锣鼓声音就渐渐稀少，地里的牛马多起来，人们忙着往地里送粪。

正月十九这天晚上，代耕队长曹蜜田，拿着一封信，到妇女生产组组长张秋阁家里去。秋阁的爹娘全死了，自从哥哥参军，她一个人带着小妹妹二格过日子。现在，她住在年前分得的地主曹老太的场院里。

曹蜜田到了门口，看见她还点着灯在屋里纺线，在窗口低头站了一会儿，才说：

“秋阁，开开门。”

“蜜田哥吗？”秋阁停了纺车，从炕上跳下来开开门，“开会呀？”

曹蜜田低头进去，坐在炕沿上，问：

“二格睡了?”

“睡了。”秋阁望着蜜田的脸色，“蜜田哥，你手里拿的是谁的信?”

“你哥哥的，”蜜田的眼湿了，“他作战牺牲了。”

“在哪里?”秋阁叫了一声把信拿过来，走到油灯前面去。她没有看信，她呆呆地站在小橱前面，望着那小小的跳动的灯火，流下泪来。

她趴在桌子上，痛哭一场，说：

“哥哥从小受苦，他的身子很单薄。”

“信上写着他作战很勇敢。”曹蜜田说，“我们从小好了一场，我想把他的尸首起回来，我是来和你商量。”

“那敢情好，可是谁能去呀?”秋阁说。

“去就是我去。”曹蜜田说，“叫村里出辆车，我去，我想五天也就回来了。”

“五天?村里眼下这样忙，”秋阁低着头，“你离得开?我看过一些时间再说吧，人已经没有了，也不忙在这一时。”她用袖子擦擦眼泪，把灯剔亮一些，接着说，“爹娘苦了一辈子，没看见自己的房子、地就死了，哥哥照看着我们实在不容易。眼看地也有得种，房也有得住，生活好些了，我们也长大了，他又去了。”

“他是为革命死的，我们不要难过，我们活着，该工作的还是工作，这才对得住他。”蜜田说。

“我明白。”秋阁说，“哥哥参军的那天，也是这么晚了，才从家

里出发,临走的时候,我记得他也这么说过。”

“你们姐俩是困难的。”曹蜜田说,“信上说可以到县里领恤金粮。”

“什么恤金粮?”秋阁流着泪说,“我不去领,哥哥是自己报名参军的,他流血是为了咱们革命,不是为了换小米粮食。我能够生产。”

曹蜜田又劝说了几句,就走了。秋阁坐在纺车怀里,再也纺不成线,她望着灯火,一直到眼睛发花,什么也看不见,才睡下来。

第二天,她起得很早,把二格叫醒,姐俩到碾子上去推棒子,推好叫二格端回去,先点火添水,她顺路到郭忠的小店里去。

郭忠的老婆是个歪才。她原是街上一个赌棍的女儿,在旧年月,她父亲在街上开设一座大宝局,宝局一开,如同戏台,不光是赌钱的人来人往,就是那些供给赌徒消耗的小买卖,也不知有多少。这个女孩子起了个名儿叫大器。她从小在那个场合里长大,应酬人是第一,守家过日子顶差。等到大了,不知有多少人想算着她,父亲却把她嫁给了郭忠。

谁都说,这个女人要坏了郭家小店的门风,甚至会要了郭忠的性命。娶过门来,她倒安分守己和郭忠过起日子来,并且因为她人缘很好,会应酬人,小店添了这员女将,更兴旺了。

可是小店也就成了村里游手好闲的人们的聚处,整天人满座满,说东道西,拉拉唱唱。

郭忠有个大女儿名叫大妮,今年十七岁了。这姑娘长得很像她

母亲，弯眉大眼，对眼看人，眼里有一种迷人的光芒，身子发育得丰满，脸像十五的月亮。

大妮以前也和那些杂乱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近来却正眼也不看他们；她心里想，这些人要不得，你给他点儿好颜色看，他就得了意，顺竿爬上来，顶好像蝎子一样蜇他们一下。

大妮心里有一种苦痛，也有一个希望。在村里，她是叫同年的姐妹们下眼看的，人们背地说她出身不好，不愿意叫她参加生产组，只有秋阁姐知道她的心，把她叫到自己组里去。她现在很恨她的母亲，更恨游手好闲地整天躺在她家炕上的那些人，她一心一意要学正派，要跟着秋阁学。

秋阁来到她家，在院里叫了一声，大妮跑出来，说：

“秋阁姐，到屋里坐吧，家里没别人。”

“我不坐了，”秋阁说，“吃过饭，我们去给抗属送粪，你有空吧？”

“有空。”大妮说。

大妮的娘还没有起来，她在屋里喊：

“秋阁呀，屋里坐坐嘛。你这孩子，多咱也不到我这屋里来，我怎么得罪了你？”

“我不坐了，还要回去做饭哩。”秋阁走出来，大妮跟着送出来，送到过道里小声问：

“秋阁姐，怎么你眼那么红呀，为什么啼哭来着？”

“我哥哥牺牲了。”秋阁说。

“什么，秋来哥呀？”大妮吃了一惊站住了，眼睛立时红了，“那你今儿个就别到地里去了，我们一样做。”

“不，”秋阁说，“我们还是一块儿去，你回去做饭吃吧。”

(一九四七年春)